

镇守边关 视死如归

筑牢边境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橡胶林中的抵边哨卡

□李跃斌 文/图



暮别磨黑镇

□秋古墨

暮色苍茫，夕阳最后的余晖笼罩着整个磨黑镇。九妹站在磨黑河的桥头，单薄的身上背着一个灰色的背包，她又回头看了一眼这座生她养她的磨黑镇，磨黑镇在暮色下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正慈祥地看着她。

她努力地竖着耳朵，想听清磨黑镇告别时的寄语。但磨黑镇很安静，磨黑河流动的水声可能是最后的告别，水声很缓，像在窃窃私语，每一个声音，都敲击着她的内心，无数个岁月里，她就坐在磨黑河岸边的石头上，洗涤衣服，在清凉的水中，敲一敲，捣一捣，时光在简单重复的动作中流逝。偶尔，鱼儿会游到岸边，从水中探出头来，羞涩地望她一眼后，又悄然地离开，在磨黑河清澈的倒影中，她看到自己一点点长大，越来越像个大人，她也期盼着自己能早些长大，能分担一些家里的事务。

她听着磨黑河的流水声，想了很多，磨黑河似乎已经说了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她收住思绪，望向余晖下磨黑镇的街道，走马转角楼的青瓦屋檐投在街道上，白色的墙宛如放映着昨天的光影。在她更小的时候，曾有无数马帮的马蹄子叩响着这些青色的石砖，时过境迁，马蹄声渐远，它像一个消失的记忆，但是今天，她在空荡荡的街道上仿佛又听到了马蹄声，一群马帮的汉子吆喝着，走过街道，她似乎回到了过去，自己靠在家门口，用稚嫩又好奇的眼神注视着这一切。母亲靠着门口的墙，为她讲述马帮的传奇故事，她每次都听得入迷。直到有一个傍晚，母亲讲故事的话语渐渐弱了，用虚弱的目光望着她，流下最后一滴遗憾的泪水，永远闭上了眼睛。母亲逝世时，她还小，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她觉得母亲只是像平时讲故事一样，讲着讲着睡着了，只是这一次她睡得有些久，或许某一天她会醒来。

但母亲没有醒来，和那些马帮故事一起永远地消失了，这些幼小时的记忆，以一种真切的方式刻在了她的心底，随着时间的推移，磨得有些模糊，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忘记了马帮，忘记了母亲，可临走之际，一切又如潮水一般涌上她的心头，她的心宛如被揪住了，一股热泪就要夺眶而出，她想喊一声母亲，声音到了喉咙，又如一根刺，让她憋了回去。她用力地拉了一下身上有些沉重的背包，抬起衣袖，抹了一把眼角。

“九妹，走了！”不远处，九妹的大姐见她没有跟上，回头喊她。可是九妹依然站在桥头发呆，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她在等一个人，一个与她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阿兰。阿兰比她大一岁，她的邻居。她俩一直走得很近，她们一起到磨黑河中捣衣服、洗头，为彼此梳理头发……天长日久，她和阿兰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她知道今日阿兰一定



听松

“镇守边关、视死如归”，八个大字气势如虹。

身前是国门，身后是家园！边境疫情防控态势严峻，我作为众多强大边防突击队员中的一名，在富有诗意的“小雪”节气抵达了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公信乡公信村永红村民小组的缅甸边境最前线，在南卡江中方一侧的橡胶林里的一线抵边哨卡进行驻守。

孟连与缅甸南卡江隔江相望。南卡江是萨尔温江水系支流，自北向南流至孟连县西南后流入缅甸。一位孟连本地的突击队员告诉我，孟连县公信乡有着二十多公里的边境线，与境外的山水相连，这里的疫情防控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

在孟连县公信乡群山密林中的边境线上，只见新修建的物理阻隔设施绵延不绝，形成第一道防堵境外疫情输入的物理屏障。由民兵、村民、干部组成的巡守人员24小时蹲守，一个个建在橡胶林里的边境一线的哨卡点，实现点点相望和呼应。

我们值守的抵边哨卡就半掩半露地在橡胶林中。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现在正值寒冬，虽然哨卡建在湿热的江边，却也泛起了阵阵寒意。但我们突击队员心里更多的还是温暖，因为我们以一个突击队员的身份在戍边镇守，为边境疫情防控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橡胶林中的哨卡，远离尘世喧嚣，这里没有污浊的空气，没有城市的吵嚷，虽有潺潺声响，宁静而雅致。这里仿佛是个纯净的世界，放眼望去，漫山遍野一片绿色，站可登高望远，坐即隐没林海。凡是文人雅士，没有不喜欢山水的，古代文人名士，有一种消遣，叫居于山斋。这里沿江两岸处处是橡胶林，面，目送九妹离开，当最后一缕残阳落下山后，九妹和大姐的身影彻底消失在了暮色中，只剩下阿兰独自一人站在磨黑镇的桥头。

这一别，阿兰再没有等到九妹，九妹也再没回过磨黑镇，这一别果真是诀别。不过，许多年后，阿兰在电影荧幕上见到了九妹，此时，大家都喊银幕上的九妹为阿诗玛。

“九妹，记得回来看我啊，如果你回不来，我去看你。”阿兰在远处挥着手道别。在道别的声音中，磨黑河的石桥下，无数条鱼浮出水面，目送九妹离开，当最后一缕残阳落下山后，九妹和大姐的身影彻底消失在了暮色中，只剩下阿兰独自一人站在磨黑镇的桥头。

掩映在橡胶林的抵边哨卡虽然很简陋，但在这里正如刘禹锡《陋室铭》所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白天黑夜队员们每天实行轮班巡逻和值守。队员们都要在山林间穿梭巡逻，山路险恶，有些地方需要借助绳子才能行走，稍有不慎就会有跌落的风险。我们哨点巡逻的范围虽然仅仅是沿江两公里路程，但一个个突击队员就像一座座立在祖国南卡江边的“活界碑”。

我们值守的哨卡远离村寨，首先吃就是一个问题，由于车辆没办法直接到达，生活物资只能运送到永红村民小组，然后由我们自己想办法运回值守点。由于路程遥远山坡陡峭，生活物资只能四天送达一次。队员们都需要自己做饭，每天到饭点时间，大家轮流做饭，虽然没有佳肴，但队员们都吃的是另一种情怀，心里总是很充实。

在橡胶林哨卡里的每位值守人员，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缠绵情话，有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心，心里装着美丽的憧憬和祖国的安宁。这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边境，用铁肩担起守卫卫国的重任，用忠诚和担当，筑牢防疫屏障。

山里本该是清幽的净地，但山里的条件比较艰苦，有人问起我们这种日子习惯吗？能坚持吗？克服得了吗？大家总是说虽然条件艰苦，但心里却是充实的，能为祖国守好边、站好岗，就是无上的光荣。

夜宿橡胶林哨卡，身前是国门，身后是家园，倾听心流淌的声音，我仿佛听到“镇守边关、视死如归”八个字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我们期待疫情阴霾早日散去，相信那时群山会更美，祖国会更美。

橡胶林中的哨卡点点相望，只为边境山河无恙。

让党旗在科米谷高高飘扬

□李海波 文/图



已是岁末，科米谷寒意阵阵，满山的树木，互相轩邈。早上的巡逻，颇为艰辛，等到日出，太阳变得火辣，照射在卡点上，庄严的党旗，顿感肃穆。阳光泼洒在树林中，道路上，渲染出五彩霞光，不细看还以为有有道道彩虹呢。圣洁的大自然赐予大地生机，让我们觉察到这美丽的存在。

相聚总有别离。科米谷卡点第五批突击队员光荣地完成了守边任务，即将离开他们坚守了一个月的“疫线岗位”。这个季节秋荷还在，只是落尽芳华。早晨起来，他们还像往常一样，在边境线上走走停停，在陡峭的山路上来来往往。石头上觅食的小虫，空中飞翔的鹰雀，以及逆行的守边卫士，一同成为了这山中最称职的守护者，他们要守护这深山里的风景，他们要让这座山更灵动。

这段时间，来自市、县、乡的突击队员

夜宿无量山人家

□罗青

寒冷的无量山间一下子让人温暖。

入户的小路上鸡爪和狗爪的痕迹清晰可见。小路左边山坡上，有一片菜地，尽管已是深秋，但菜地依旧一片青翠，多种蔬菜看似杂乱无章但界限分明地点缀其间，看得出主人的勤劳。

大门开着，我们向里张望，院子里传出土狗的叫声。在大山深处的人家，有狗才有人。“有人在家吗？狗会不会咬人？”不见主人出来，伙伴在门口站定对着里面大喊。一阵呵斥的声音传来，随之一位老大娘从墙边走了出来，头上戴着一顶嫩黄的毛线帽。

“进来吧，狗不会咬人。快进来坐！”大娘朝我们不停地打着招呼，左手顺手摸摸黄狗的脖子。大门里面的屋檐上，钉着一个简易电闸。大门的右边就是厨房。屋内光线很暗，火塘里燃烧着柴火。一位老大爷蹲在火塘边，抽着旱烟袋，脚下放着一个酒壶和一只白瓷酒盅。看到我们进来，慢悠悠转过身来招呼：“进来进来，跟我喝上一杯！”然后站起身来从火塘上取下一块黝黑的干巴放进火塘中，再到墙洞里拿了两个白瓷酒盅回来坐下。

我与同行好友把随身物品往厨房的角落一放，走到火塘边坐下。大爷又变戏法式地从脚边端出一碗核桃、一碗南瓜子，拿起火塘边的酒壶给我俩倒上两杯酒，也不说话，端起自己的酒杯缓缓喝了一口酒，然后转身去翻了翻火塘里的干巴。

大娘此时不见踪影。一杯酒刚喝完，大爷为我们斟满第二杯酒的时候，大娘回来了，背上的箩筐内盛满新摘的蔬菜。大爷转身从火塘内取出干巴，撕下了表面厚厚的一层，又将它投入火塘。撕下的一层被大爷分成细条放在桌上，随手给每人递了一条。

“你们从哪里来？镇上的？还是县里的？”大爷打破沉默。

“我们是从县城过来的，要翻过山到那边去。”我回答道。

也许是多年没有人徒步翻越无量

寒冬里的暖春花

□彭绍盟

母亲生病了，住进了普洱市中医医院风湿科。

主治医生小杨耐心而又温柔，来查房时随手就会摸摸母亲的额头，甚至会用手轻拍母亲的脸颊说：“老人家，好好养病，会好起来的。”母亲本来就耳背，由于器官衰竭，还会胡言乱语，没想到小杨医生这句话她却听得十分清楚，竟回答道：“是啦，就靠你们医生帮打针啦。”在旁人被逗笑的声音里，我有些感动地望着小杨医生，心里知道，就是这摸摸母亲的额头，轻拍

一下她的脸，女儿一般亲昵的动作，把母亲沉迷的神情给唤醒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小杨医生给过许多诊疗方案，几天以后，母亲整个人的气色好多了。有一天，在母亲病房里，我一个转身忽然看见小杨医生没穿白大褂站在病房里，连忙打招呼说：“杨医生你来了，今天周末还上班呀？”她说，今天她休息，只是不放心老人，过来看看。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有一天中午因为太忙，快到一点钟我才提个饭兜进了医院，碰到科室主任魏医生，见她也提个饭兜小跑着进医院，见了我先打招呼：“你也这时候才来送饭？”我说没办法，上午有点忙，现在才有时间。她接着说道：“下次你忙不过来的时候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我送去给老人吃。”我十分不好意思地拒绝了。她说，没什么，反正我们也忙，经常就在医院旁边就近吃点，给老人弄点也方便。她没看出来我当时整个心都被融化了，一个科室的主任都能给一个患者家属说这样的话，她不仅能做到，她还带动了手下中的所有医生护士把患者当家人，贴心帮助，用一言一行践行着医者仁心的情怀。

被这样的诸多细节感动着的日子陪伴着我，去医院反而成了一种“愉悦”。有一次站在该科室的工作人员公示栏前，发现这个科室是风湿科、皮肤科和民族医药科三科合一。再细看，发现全是女性，我回头问从身边走过的一位护士：“你们科全是女的吗？”她笑着回答：“是的，没有男的。”

哦，清一色的女子，仿佛一片寒冬里开放的暖春花，把春的消息和温暖带给我以及许多家属和患者。

冬季还没有过去，却发现山上、路边，许多花儿已经开放，或者说压根就没把冬天放在眼里，看上去好多花都开了好久了。欣赏着寒冬里各种怒放的鲜花，心情特别好。

冬季还没有过去，却发现山上、路边，许多花儿已经开放，或者说压根就没把冬天放在眼里，看上去好多花都开了好久了。欣赏着寒冬里各种怒放的鲜花，心情特别好。

如此静谧的环境里，望着眼前这一切，他们的内心感到无比的自豪，树木交映，看见日光一丝丝从缝隙中穿透而下，又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普洱市文旅局供图)